補刊震川先生集

壽序

陽城王封君壽序

余同年友陽城王君淑陵淳厚端慤三晉之佳士也以選得河南之嵩縣將之任過家今歲選部以進士爲州縣率量其地之遠近而嵩於澤皆不遠大行山君由是得歸省而大父諸父兄弟衣冠萃止榮映里門澤人觀者必共歎息焉凡受命之任者先在於咨訪以求吏治之要其爲親愛者必爲文相送相勸勉以爲官之道王君於吏事蓋不敢自足嘗請益於朝

之公卿與洛陽之縉紳已能自得之於心而閒獨過
余請爲其壽親之文夫贈言古有之而壽文之見於
前世之集無有也今世獨以此爲重亦一時之俗而
王君顧不肯以非其親是以求余序之君大父泰軒
翁今年七十嘗以經學訓其子而君之諸父五人其
尊府最長任家督而諸父皆得顓意於學其仲巢縣
訓導季丙午舉人其二少又皆成立而君今年登第
君於是歸從其諸父爲泰軒翁壽可謂能樂志矣蓋
君之所以屬余敘其家慶如此推王君之志非以一
第自喜者而獨於其親不能無動色於其中蓋爲其

親榮者雖古之聖賢亦然夫同是舉者多矣有如泰軒翁之爲祖而見其孫之榮貴者葢少也如尊府之兄弟具慶者又少也如王氏詩書禮義之澤其家怡怡斷斷又少也雖微君之請吾黨同榜之誼皆樂爲之賀者也余可以不文辭乎

遼州州判素亭陸先生壽序

嘉靖丙寅之歲素亭陸先生得年七十仲秋四日其懸弧之辰其甥王炳衡伯欽甫炳璿幼文甫先期走幣湖上徵予文將往爲壽予嘗兩操筆爲先生家文字獲考其世德且以聞先生之賢不可以辭先生故

大家世父冢宰水部公當正德時以少司馬用兵齊魯江淮中剪平鉅寇威聲震天下入掌銓衡位望益隆先生以公從子能自飭未嘗生貴作氣勢武宗末年公以忤權倖爲所詿誤下詔獄且籍其家家大驚倉卒走先生舍其子攜其兄之子匿小舟中及聞父東州君與母夫人俱就執兩兄尚竄他所未有從者遂復屬所攜姪隣媪家挺身詣部使者願偕二親以北冒風雪晨夜馳三千里涕泣匍匐扶掖其饋惟恐少失其所既繫獄勞悴益至幾於骨立京師人孝而憐之居一年所今天子新御極權倖人伏誅公竟得

白先生父子皆釋還督學蕭御史高先生行與廩食
學宮以為世礪其後卒業成均兩試郡佐不取民一
錢亦不妄笞一人有當道故人憐先生官貧者屬以
犯贓吏俾拷掠之意令有所沒先生心謂其然竟以
他辭還其獄其介類如此致政家居未嘗問生產有
無日惟飲酒怡然自適喜誦古人陶淵明杜子美李
太白詩終卷不倦或令其孫甥男女繞膝環聽歌呼
嗚嗚不知其日之昳也先生性恬愉無忤於物平居
煦煦與人語恐傷其意人視之若怯夫然顧不知其
少年孝義大節落落蹈危難不顧生死若勇士之赴

敵閭里好名自喜砥行之士或所不逮嗚呼可謂賢
者矣今先生年且七十聞其神完氣凝步履矍鑠猶
尚如少壯時人竊爲喜而慕之夫人生鼎鼎百年之
內利欲紛華交鬬於中恒苦其生之不足而悲日月
之易邁枯槁憔悴自促其齡者比比而然卽有登耄
耋躋期頤者亦不過汨沒於塵埃波霧之中則亦奚
貴其爲壽者先生雅性淡然得失無所競而又以少
更事變知富貴榮名之不可以控摶故其意之所寓
嘗寄於物外有合於列禦寇莊周之所云者則耄耋
期頤固其所自致而靈臺爽然牽攖不入則向子所

謂嫁娶既畢之後皆足把翫之年先生之道其得於壽者優矣余爲論之如此先生之從孫肇與余同舉進士今以侍養家居奉觴堂下其以吾言爲然也夫

雲崗李先生八十壽序

夫壽自樂之地而古人有願於君父者則必相爲勸勉而每致祝頌之詞如豳風之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其他雅頌所載不一而足孑以三代之民直道而行者乃有此諂諛之風及觀孔子有言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其意以愛敬人之親則人亦愛敬我之親祝

彼之壽卽親之壽故相與祝頌樂親之心以期親於壽者如此也而謂盛世之風乃有此吾豈倍耶雲崗李翁今年壽躋八袠某月某日其懸弧之辰也而親友咸持觴往賀翁爲于渭陽家之戚也而寧獨無一言乎人以翁之壽得之於吹呴呼吸而然吾獨以爲不然蓋翁起於舊族也少爲博士弟子員旣而以爲非道德性命之學一旦遂謝去於是日取三百篇之旨而諷詠之以爲吾之所以適性情者在是矣而時有所得必發於吟咏詞藻以自見而子姓親戚咸以衣冠禮樂世其家每從過往輒盡興而止或相牽于

弟遨遊於江濟之滸南望九峰西望太湖思機雲追禹跡開拓萬古之胸襟咨嗟太息而去壯哉翁之樂也非其所以為壽者耶而人以翁之壽得之於瑣瑣吹呴之術翁豈為是者則翁之壽信乎其可樂而余之所以樂翁者又豈徒也然翁能自樂其樂則又不止於今日者國朝憲宗之世修復養老之典而濟寧有王翁者年過期頤篁墩程太史親至其地見其古木深巷童顏鶴髮因歎曰此亦上世之常事耳朝廷知之遂遣人安車蒲輪以迎即今翁之壽過於期頤未可知也而太史篁墩之訪安知不及於翁耶而朝

廷安車蒲輪之命又安知其不出於他日耶予於翁敢預爲今日慶矣遂書以壽

六十老人懷石李君壽序

懷石李君今年甲子予始遇君有子同芳游縣庠以才雋知名諸與交往者以其年九月五日君降誕之辰相率執觴以爲君壽惟古有讌集多推儒雅士爲文以紀其盛君之爲壽也諸君子不鄙而屬予以爲序而君蓋自叙云李氏在國初有李有常以貢遊太學仕於永樂正統之間長子舉賢艮知易州次子亦以貢教道州其季有孫忱者黄博士應龍爲作蘭石記

此懷石所以志也少年時自期遠大以羸疾不遂受父命讀軒岐書頗學攝生久而能窺其與親友有抱痾者或就療焉性質直篤於慈愛念父母悽悽不能忘也處昆弟怡怡不能舍也對親戚恂恂不能言也論是非可否侃然不敢阿也家貧授徒自給郡邑之從遊者幾五百人遠跡聲利愛蒔花草竹木寄興吟哢與豪富隣比不與之競而亦無所詘也倭夺寇掠生産蕩然日閴無儲終不以告於人其色恬如也敎子讀書以繼先業晚益閉門不出手集方書數百篇自裒平生所爲詩文百餘篇年且益邁而自覺康强

反倍於昔譬之行役者出門之時若不能自致跬步今已駸駸數百里從逆旅主人飲酒懽歌覩昔之艱難抱病無以爲生者何如也昔五代馮瀛公爲長樂老敘自誇一時遭際之盛識者鄙之而仲長統樂志論世以爲美談君之所自序文約而近有隱者之高致自以諸君子之來爲壽而序其生平如此乎用春秋列國君子觀人之法知君之壽豈可以年算記乎用述紀其詞且以代諸君子頌禱之意云

南湖先生七十壽序 代

南湖先生居松江治城去余家一舍而余束脩之問

不出境中久矣今先生年七十四月某日實其誕生之辰顧余夙受先生之知所以致頌禱之意不可以獨後於人而泚然頌禱而已又非余之所以待先生也國家之制御史由中臺出按列郡自藩臬郡守以下悉聽其舉劾或以一人之好惡衆口之毀譽而變易其是非至有親見其賢否而撓於權力而自昧其本心見善而不能舉見惡而不能去反從之而變易其是非者有矣噫世之所以不理道之所以難行其係於此乎余昔爲郡閩中適先生按郡之日閩山海輿區與中州隔遠豪貴之家傲倪吏治余頗裁之以

法皆雖犴怪駭以爲昔所未嘗有乃有藉要位以肆
中傷者先生未至郡使一吏來取簿書余卽時上之
先生親自勾考不如言者所云蓋彼類以余爲有所
乾沒先生獨歎息以爲其勤敏如此而公廉又如此
手署簿上因以爲言者之謬不惟不加罪卽上疏薦
之然彼言者旣藉要位之人黨與連布乘衆口鑠金
之勢使先生稍不能自持卽不以爲罪亦不敢公列
之薦剡也蓋余之孤根弱植而得以展布其四體而
不陷於機穽者寔先生庇護之深也余幸獲一再遷
承乏汴藩終以齟齬去而先生亦以直道自臺中罷

還俛仰十餘年矣追思宦途相值皆如夢幻余與先生可以相視而一笑也顧余猶有不能忘情於昔時之事者蓋實感知遇之難又以歎賢人君子正直忠厚之報天既儉其祿位則於壽考康寧所以畀之者必有加而無已也易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以先生之德而不躋於公卿非孚也而於食有福則先生今享之矣是爲序

中憲大夫西園公暨夫人雙壽序 代

研石先生奉命來董兩浙學政講明先聖人之道以風厲學者而躬率以孝弟時中憲大夫西園公與其

夫人春秋高而先生孝養益隆加以名位道德光融於世士大夫皆歎仰以爲事其親如先生者非其他爲人子者之所能及於是西園公與夫人以某日誕辰余幸與先生同官又相知不敢以謭薄爲辭而敬以爲公夫人壽蓋天地之所貴者人也人之所貴者生也而生以養爲大養生莫重於敬老古養老之義遠矣人子之能事其親而盡其養於家可也世之所願者在於富貴而有道者固不之處雖萬鍾之奉曾莫足以當其一顧然至於爲其親則斗食之秩亦足以動其心故曾子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

不洎而心不樂仲尼之門如曾氏豈以三釜三千鍾爲足以動其心蓋人子之爲其親如此至揚子雲之論則又不然以爲猗頓之富不若顏子之餒紆朱懷金不如簞食瓢飲之樂也雖然爲人子如顏氏之餒豈無曾氏之念則於三釜之云殆近於人情乎今先生之奉其親者有顏子之樂而又兼乎曾氏之所不能得者此士大夫以爲不可及者也先生未第時歐陽文莊公講道於南雍西園遣之從學不顧鄉里嗤笑而先生遂慨然一以道自任議者以程大中比西園而以明道程子比先生其事殆近之則公與夫人

今日殆樂乎有道者之奉而所謂三釜千鍾貞如鸛雀過乎前者也然其於人子可謂備養矣因書之且傳以爲臺中盛事云

陳封君雙壽圖序

吾吳地廣大諸邑士大夫終身有不相聞者余爲舉子計偕同郡之士會南宮者百餘人亦往往不能識面今年登第與吳江陳君同榜邸寓相近因知其才器恨不得久與之游而君以選爲令甬東將封君與太夫人皆以盛年在堂君將過家上壽有繪雙壽圖以贈者君屬余序之自太湖東皆湖水數溢數涯重

湖浩渺湖上人家在烟樹之間而田肥美有菱芡魚鮪水陸之品居人往往有不識城市者余數泛沉湖舟人遥指以西有同里者著姓纔二三家陳氏陶氏其二也君之尊府東橋翁爲人長者能治生孝養其親生君兄弟三人以經學敎導之君最長最先登第翁於是年五十九夫人陶氏少三年爲婦母道皆可法式而夫婦康强有耆壽之徵令君舉進士爲天子命吏歸拜其親此亦人生之所榮也夫江湖之趣淡泊而閒曠廊廟之氣濃厚而華艷使人子獨娛其親於荒渺絶俗之區奉以魚菽之養亦非孝子之所安

則君之歸其爲湖山增邑也多矣

曾氏家慶序

勾吳並緣靈海瀰汗無岸光曜浮天齊州眡之眇乎裔壤然由闔閭之東行僅百餘里川貫塗絡廛閈隱見藏畜靡垠太倉有沙市最東近海亦若一都會云往有宋丞相曾公之孫僑寓迺邇遂占名數迄今希賈翁年更代濶爲沙市人矣南雲龔子夙敦情好鼓枻往遊飲飫無匱輸翁之悃乞文於予予方逃遯蓬藋假息江皐濯乎清泠之水斯言何至乎耳哉南雲子曰翁有四善摟譜牒隆原本一善也規義田贍同

宗二善也施櫬出粟三善也植梁要津四善也翁亦有三慶高堂白髮齊體諧老一慶也重裴厚藏豐庫餘糈二慶也胤嗣繁衍儐然成行長者玉立少者蘭茁三慶也備四善以庇三慶且得子之一言不爲具美乎余念南雲子重趼而來何可垂橐而往也書之以爲曾氏家慶序

吳橋周氏家慶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世有惇德生我外祖兄弟四人孝弟力田皆以貲雄縣中列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於兄弟中最少始入太學而伯

祖諸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益爲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澱山公伯祖之季[illegible]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自澱山河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於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季獨盛從舅中憲公舅母晏恭人生受誥封可謂光寵矣公自釋褐爲秋官郎貶秩南陽稍遷汝南入爲南京冬官郎出守興化進陟籓臬駐節兩海叅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籓可謂榮貴矣居官伉直不隨流俗必達其志可謂行義矣去位十年爲吏民所稱誦爲名

公卿所薦可謂高名矣卜遷山居闢園圃蒔花竹讀書教子可謂樂志矣吾外祖兄弟四人公同母兄弟亦四人其盛視外祖時不啻過之而諸子姪又詵詵有欒進之望明年嘉靖四十四年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兒淞南公與諸子弟相宴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先是使予序之予少倚外家爲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念有媿於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而恭人並受榮祉被服祁祁又吾妻南戴之族也余何惜以爲詞而淞南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

不及預於讌會之末得以文字獲置樽爼之間與有榮焉

沈氏二太夫人敘

嘉靖戊戌沈侯景明自延平入覲道經吳門來拜其母二太夫人比至京師天子嘉其政績有詔延平守臣大楠才能理劇其改福州臣大楠頓首蹈舞還過吳門又拜二太夫人於堂下於時某太夫人景明所生母也年若干某太夫人景明所後母也年若干矣景明自以身在王官驅馳閩海遐瞻白雲之日爲多今幸以歲事奔走闕庭舟船所歷自吳胥門一日程

得再至其家荷天子明聖孝事兩宮錫福臣下草野微臣遭際踰分得以福眷無乏甘毳康寧悅懌臻斯遐齡冠帔照映皤然雙白臣子之孝於斯焉極不以此時發舒庭闈之懽何以娛二母之心而侈大天子之賜乃率子弟稱觴上壽跪拜起舞開筵戒賓冠蓋紛沓閭閈之人嘖嘖稱歎蓋二太夫人之爲母也如一而景明之事之也如一其同享遐福也又如一世家積德之厚而慶祐之所鍾其亦可以觀矣邑博林君寶福州人且予與景明同邑又同年也謁予敘之予不能辭復繫之詞

張孺人壽序

吾崑山方氏自太史與侍御兄弟同登正德戊辰進士當是時縣中科第特甚居史館列近侍者接武又當國家全盛之日朝野熙皞居官者常有以自樂吾及從侍御遊見侍御時時道之侍御既以禮議與權貴人忤遂以廣東學憲罷歸家而子孫復相繼科第饗田閭之樂者又二十餘年而獨幼子循道方髫齔公春秋高頗以為念然及今而循道乃復繼美於前人吾鄉之登科者歲以十數而甲子之秋獨循道一人足以當他年之十數是循道不獨為方氏重又為

一縣重也循道一上春官未第還而以爲其母孺人壽縣人皆稱循道不獨重於方氏重於一邑乃其母氏當侍御之世煢然撫抱幼子如不能有立今成就卓卓如此又爲其母氏重也今世俗任子之法視前世旣已特爲限制士大夫欻起苟不至乎公卿之位其子孫爲氓庶者多矣求以文學科名世其家者僅有之方氏於吾縣尤爲難得者昨歲尋忝預大廷之對時同第者有京口曹思永其先太僕登第以己丑思永爲其幼子復登己丑第得官於閩奉其母之官鄉黨榮之蓋父子隔越六十年若有數然者循道之

登第當亦以戊辰之年而奉其母孺人亦當如曹君然曹君乃外遷循道之爲其母光榮又不止此也余昔爲侍御七十壽序在庚子之歲今三十年而又爲孺人壽念疇昔如隔世而方氏之盛復還其舊不能無感矣余以吏事羈鄣東不及與稱觴之末而余友周廷言與循道雅相善以書來告遂爲之序

朱孺人七十壽序

生辰爲壽之禮近多有之此古人愛日之誠至於致頌禱之辭爲萬年之祝此亦人子所願於其親者然鄉里老人於其年之至未嘗不感今懷舊追道其昔

日之事至於爲壽者亦必述其生平而稱其壽之所以難得故或摛文以紀其事雖不出於古亦禮之以義起者歟徐君子成與其弟仲道以其母朱孺人七十之誕辰因其姻顧某以請於余余與子成同里閈而祖父與其先大夫刑部公有通家之誼蓋知之詳矣孺人於刑部爲繼室刑部初令蘄水上饒兩縣被薦入爲尚書主事嘗受命讞獄京畿久之左遷爲湖州推官孺人輒從其夫往來燕趙之間及居官江湖婦功甚修刑部未嘗以家爲累故所至能著聲跡令制外官受封者不易得自刑部爲上饒即被孺人之

敕而子成為先母之子恩慈與己子同雖庶女子亦然而於仲道三遷之敎彌篤此可以為賢矣夫士修學積行常不得一命之寄及有祿位而或恩不逮其家孺人被錫命之煇煌且有尸鳩平均之德使其前子無曾參孝己之戚是其尤難者也今日舉觴為壽而追念其生平其可述者如此子成初游太學不得志謁選為交河簿以親老又不肯屈節於上官投劾以歸方拜孺人於堂下而仲道將赴秋試歌鹿鳴而還也二事皆孺人之所喜并以為賀焉

查母徐夫人冬官主事查君某之室也始查君中嘉靖乙酉鄉薦凡二十年而登第查君不能事家人生產夫人助之且以貲其北遊故雖屢詘不少挫卒取進士拜冬官主事逾歲而查君奄逝有一子生六年矣駕部盧君木伯來吊見之卽許以女未幾木伯卒其女無家亦歸夫人所兩孤皆童幼煢煢惟夫見者爲賈涕夫人提攜教誨之令冠笄矣夫人有女前嫁顧文康公仲孫亦寡居而撫其先母之子咸和如巳子今以文康公廕入太學而其女歸刑部侍郞之孫邦謨內外子姓僨然成行夫人於是六十矣子婦及

女與外孫請爲夫人壽夫人自以未亡人體却錦繡綺紈之御口絕庶羞酸醎之味耳拒鐘鼓管磬之音者且數十餘年於里俗所謂慶賀飲讌不能當也獨自念結髮事查君以寒素起家邅回二十餘年乃得進士爲官而又奄棄身既寡居而所愛之女又寡藐爾孤稺旦暮未能有成也今皆能勝衣環拜膝下以爲一日之歡於是可以囅然一笑矣而其女與其子孫以爲非文字莫足以慰夫人之志故周生勤以爲請予嘗讀詩所謂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何其富貴而

閑暇也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何其愁苦而憂危也今以慶賀燕飲之日而陳其愁苦憂危之事蓋以夫人之志其在此凡夫人之勤於查氏自今已往天之報之者未艾也遂書之以爲夫人壽云

皇甫淑人壽序

皇甫淑人以弘治辛酉五月二十二日誕生至是嘉靖之辛酉五月二十二日其子允默允驀方進觴上壽顧無足以盡其悅親之意者余故遊雍里公父子間允驀從余學尤相知信諸君子乃以祝詞屬於余

余以二子知慕尚古學嘗試以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徒有爲人壽者乎里俗相矜以爲侈吾疑其爲是文者乃伶官賤工之役君子之所羞且又以官爵名姓次第人文字則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徒無下坐矣吾獨怪世之人亦何用爲此也今二子汲汲於壽其親若異於世俗之所云余是以不辭而敘之惟皇甫氏以進士起家爲二千石而諸子並以科第顯仕於朝淑人同產兄弟無不貴者淑人歸雍里公公父子又皆貴女子內外皆貴享其福祿榮華時無與淑人比今二子克承家學競爽並秀科第之榮當復踵武前

人閨闈之福淑人具有之余何以爲祝顧有可以爲二子勉者夫壽其親者非爲一日賓客鐘鼓歡娛之樂也孝子之事其親能養爲大孝子之能養愛日爲大能愛日可謂能養其親矣孔子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所以能愛日也故日用三牲之養未可以爲養慈愛恭敬安親揚名而從父之令未可以爲孝則孝有大焉者允壽從余游而其所求異於世俗之所云予故樂以古之道告之也

沈母盛宜人壽序

昔之稱人之福者莫先於壽人自嬰稚以往百年之

內不能保其生者無日無之故人之生也甚危而獲至於壽考者其數常少而女子之數尤不能全能享其全而獲至於壽考者尤少先福州太守沈公之配盛宜人壽七十有六尚猶康强焉里中縉紳先生之配與爲其母者罕能及之是烏可以無賀宜人之生也以成化廿有二年十月十八日今年上遣景王之國宜人之子儀部郎實將命送之荆楚還以便道來省炫服輝煌熠映閭里極人間之榮矣崑山吳東邊邑濱海上山水淸秀人才輩出然無累世貴富者或以爲湖海之盡其土庳薄使然而沈氏異於是文學

科第國初至於今纍纍不絕城武君爲令東兗貢生封尚書吏部郎守齋公而太守公繼之又以儀部爲之子自宜人歸沈氏蓋見其家貴累世矣而能躋乎壽考固少壽矣而其祿福榮名不若宜人夫福祿榮名所以奉壽考者也若行千里之道車馬羸頓逆旅憊乏視千金之子馬肥車良厚自奉養雖同爲千里然不可並語也故若宜人之爲壽考者尤少宜人之曾祖爲江西布政使太守固儒者家清約宜人以貲佐之竟以成名歷縣令至郎署及爲兩郡守往往運吳下物以爲官費而教其子以文學高第陟清華之

署宜人之助爲多余等昔嘗侍公見其恂恂然長者也於宜人之壽固樂爲之賀况以儀部之才賢而繼榮也

陳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昔年李浩卿以其邑中人所爲文三卷曰是出三人之手使予次第其甲乙而三人之文皆可取蓋其一浩卿自爲其二則馬君爲儒唐君艮德也艮德明年即登第去而二人迄今不遇乃有遲暮之歎浩卿從予遊爲儒爲亡友吳純甫高第弟子而艮德予同年貢士三人中爲儒於予稍疏然相見未嘗不思其文

而惜之爲儒之弟曰陳思彛亦已爲邑學弟子有聲今夏奉其母張孺人家居不肯應舉曰吾邑瀕海蠻寇狎至今川沙之賊方爾陸梁即應舉而往忍置吾母危城中耶又曰寇之至不可知而吾母今年七十是月八日設帨之辰也即應舉當以斯時奚忍競於榮利而違吾母一日養耶於是里中士大夫聞而賢之至日爭往上壽且爲圖以張其事予門人沈謙甫張伯韶謂予素知爲儒來請思彛壽母之文因知思彛所以爲陳氏子者始陳君之父與爲儒之父馬怡稼有連故怡稼以陳君爲子且爲之娶婦即張孺人

也孺人以儒家女歸陳君勤儉慈孝甚有婦道中歲無子思怡稼之德復撫其孫爲子故思彝自髮始燥至長大母子之恩情無間於今抱孫矣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花之接枝雞之伏卵夫豈可謂之非天耶以陳君夫婦之所以愛思彝與思彝之所以事其父母者則所謂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病厥子亦非人矣抑以爲儒與思彝兄弟奮志讀書並以才俊知名豈久閟而不達乎且兩家積善之報天將厚發之以爲孺人之榮思彝雖欲終辭之而不可得也

李縣丞雙壽詩序

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蓋言爲政者居於民上不拂其欲有父母之道故民安而樂之不徒愛戴而承奉之又願其壽考而福祿之無窮也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田野小民以其歲穫之餘以朋酒羔羊詣于公堂而祝其無疆之壽蓋愛上之至情也李君爲崑山丞未踰年民安其德而士大夫愛其人於是有咏歌其美以繼南山之壽而慕豳民之

爲者且以及其夫人則其愛上之至情又有古所無者矣會其子一致來自灤城邑之士嘗與同進於禮部者若而人與之飲酒而歡乃相與曰崑山之民愛李君者如此吾徒與一致游而可後乎遂賦詩若干篇而以肴酒詣李君之堂而俾予序其事云

嘉定後學張有猷　較

補刊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書事

續書張烈婦事

初烈婦在父母家踰年汪嫗以計紿之曰汝來吾分汝夫婦異居迨烈婦復來及諸惡少置酒嫗從容曰新婦來共飲大家懽然何不可烈婦曰彼皆男子吾少婦安得與飲酒酒罷一人獨留出袖中金釵與之烈婦折其釵嫗復自與釵又折之嫗徉走下樓鎖其戶惡少挑之烈婦大詈以杵毆惡少自拔其髮號泣欲死嫗乃縶之床足守視之群黨從戶外竊聽稍稍

復入飲酒夜二鼓惡少四人者皆酣醉因共牽婦必欲汚之烈婦呼曰殺人殺人隣里曰是家杖婦常如此故無救者惡少乃共縛之椎斧交下烈婦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刄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脇又椓其陰撲於樓下移置空室中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隣里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𧾷赫然死人因其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此烈婦爲婦三年在汪氏僅五月而遇害時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

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殺刺姬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姬尋死於獄予論烈婦事於流俗頹靡之中觀見之又痛其死之慘故其辭頗詳或者疑其不早死嗟夫死豈易哉其要歸於死而已

題跋

題金陵紀遊卷後

金陵山川之勝多有六朝舊事迨我　皇祖肇邦於爲京國又不獨偏安霸圖號稱京輦神皋者也順甫茲遊壯矣後有紀述可以見其興致之不凡云予自

束髮以來以試事凡幾至今歲如燕都又一過之覽順甫所紀處爲之慨然而歎也

題唐子畏臨陶淵明卷

虞文靖公嘗以爲江鄉間寫淵明像甚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惟吳興趙公子昻其知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見之令人敬歎是卷乃吾郡唐子畏所臨子昻本頗寫其平生履歷非獨爲其像而已疑文靖公所題又非此本也然子昻眞蹟予嘗見之是卷尚逸其三事子畏天才俊逸其筆墨固自可寶愛也

題徐元懋印史後

長洲徐元懋遊魏恭簡之門公作六書精蘊凡其所定著一字一畫皆出元懋之手所謂心畫自然之妙必有獨得之矣夫摹印繆篆八體六書之一也漢魏以來器物唯印章之存於世者最多乎觀陶九成記自宣和印譜以下無慮數種其摹刻書具在今元懋爲印史薪多取時賢私印而錄之豈謂道無不在心畫自然之妙隨所見而可以發之耶然乎獨疑其書之未博以謂旣爲此書宜自秦璽若王順伯趙子昂吾子行諸書宜皆博攷焉耳 雲章按宜自秦璽以下恐有闕文

題白樂天卷

昔人論賈生不善處窮樂天佐江州獨能托浮屠無生説外形骸以自適晚節抗志不肯有所附麗元微之爲宰相樂天不爲宰相從子敏中爲宰相其賢真不可及矣琵琶行蓋適至之情所宜有不足以議其摧喪也獨其詞殆猶不免於滛麗如杜牧之之所譏耳王贍美示余以此圖因題及之

題素節堂銘後

余姻徐子善往年待選京師子胥方在大官是時子善獨攜室以居蓋三年館饌皆仰於胥令子胥罷官

以太僕丞致政家居所以存恤之猶厚可謂有終始者矣今世雖施惠者亦不肯加於隱約人之所不知如太僕君眞難得也予善以予爲銘求杜吏谷裴濆爲君生辰之贈復求予識其末云

跋坦上風雅

嘗讀坦上公傳想見其人殆類東漢君子通叅張君與之往來書問磊𥗟不厭其交誼厚矣予久屏居江上不獨於當世在位名公巨卿漫不知其姓氏雖坦上翁二十年高風被於湖山間亦莫之知則予之固陋眞可笑也

跋桂海虞衡志

桂海虞衡志二卷此本殆非全書也桂之山水名天下觀文穆公所敘眞吾生所未覩者然公足迹履歷七八百里間至如所謂陽朔容融皆未到之處吾猶以公爲少典致耳己未長至日識

吳郡太守徐公讚遺愛錄跋

郡祀前代守貳於學宮久矣永康徐公當正德末以河南叅政行太守事迄今四十餘年而祀典闕焉公孫華原公來佐郡而公始入祠惟公有遺愛於吳而華原公克紹前美惟吳人之愛公也故因公以愛其

孫其德華原公也故因華原公以思其祖則公之祀於此時也宜哉祠有麗牲之碑與侑神之章郡士大夫復以其餘辭爲此卷凡以頌述公之美也

啓

謝張叅政啓

某僭有啓陳遽承教答慰藉多古人之語殷勤皆長者之言不徒知今世遭逢之難抑以見平生分義之厚顧好尚獨異而年齒已非畢精衛之誠何裨大海奮魯陽之力莫挽餘暉從此長辭決於歸遁辱承眷念敢不傾瀝謹於遞中附謝不一

答王御史啓

職以疎庸叨玆委寄直己而不知世務泥古而未識時宜嫗拊孤窮獨慕烹鮮之政排擊强禦曾微游刃之能蹉跎暮年膂力愆矣黽勉卒歲功緒茫然乃蒙不以爲罪尤更復賜之詢訪蓋采葑不遺於下體而搆廈兼取乎羣材夫大冶鑄鏌鋣則黃金爲之踴躍造父叅轡勒雖駑馬亦任馳驅旣荷知我之希敢言薦士之報尚圖竭力仰副虛懷謹啓

小簡

答某公

承命惶懼不敢當僕於門下不得以恩仁質甫事爲比屢欲封還又念前者曾辱使校勘中庸義致語言往復不能自釋蓋君子下問之心恒不自足而芻蕘之愚亦不可不自致也妄撰數十字皆俚言俳狀恐瀆亂簡册錄以別紙囘視原本史法謹嚴實不可復贊一辭茲乃所謂畫蛇足而失巵酒者亦欲使執事知僕意見若此前後退避乃實不能耳謹馳上惶懼殊甚光頓首同邑侯大年藏先生手帖四雲章擇此入刻

嘉定後學張世培較

補刊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墓誌銘

綿州學正吳先生墓誌銘

君諱轍字希由太倉人以州學生員授東昌訓導郡守識其文遣子從受學會山東鄉試太守與外簾君以教官入試太守喜之曰是舉必得吳先生即不得非我私我必於衆中颺言薦之至二場聞母喪即行太守悵然累日服除調茶陵茶陵去省府遠守謁上官常往經數月則諸博士遞攝州事君當次及獨讓他博士曰吾官故閒冷不可使蹔熱違吾志僮奴輙

相顧歎息或以金俾傳語要官君卻之則以私其奴奴乘閒言君平日未嘗怒至是始艴然作色叱去初伊御史巡按荆湖王御史與君親善書抵伊御史欲薦君君竟不致書後代者即王御史也遂匿不見及陞掌綿州學則君已掛冠去矣初君兄弟五人有宅一區父歿遺命一子居宅餘四人者出則居者與之金人三十金君即居宅各予五十金凡以財與兄弟必厚以此爲友愛有攜金者約分其半金果出即分其半日不然吾欺是人矣嘗行之野見一人踣仆雪中君已還復出視往來徘徊薄暮雪甚掖置廡下爲

覆蓋于湯藥始甦明旦雪數尺矣其人謝曰徵君吾幾死一日忽亡所儲粟君配捜得數石已而日特經月榜术青醫之費亦粟數石君笑曰若病固宜夫物已失非吾有強留之得不爲祟耶君於事能委命類如此居海濱與世絕跡優游數年卒予嘗歎今世無復高節之人非果無其人蓋有之而世不知貴以樂道之是以至於汨沒而無聞也如君者使列之范蔚宗獨行之傳亦何媿乎子櫝以其里士陸邵二子所爲傳來請銘銘曰

寰也傳之弁也續之謂其無人有或知之銘以是徵

斯

龔處士墓誌銘

龔處士葬有吉日孤有成以狀來曰先府君諱旦字啓明高大父諱昶曾大父諱侃大父諱悅大母高氏生五子府君次第三焉世居嘉定之循義鄉黃泥漊之上而界涇之左以耕織爲生外祖父陳君諱佐外祖母俞氏同里人也生孤母聘府君爲壻府君年十四入陳氏而授室焉孤母沉默寡言府君取其德而不責以事然多病難產六乳而生孤一人孤生二年府君嘗以事之郡中遇風覆舟於婁江身至河底而

止已而得生有天幸焉又患嘔血始悟調攝之要以
心養病故終身有疾而終身不藥而愈也府君性重
遲不喜事事方卜築外父母之旁尋值大父早世由
是益以尊生爲務日優遊於博弈間不以生產作業
爲意平生無忿戾之色慷慨疎爽一奮大義即不顧
其私世謂贅壻爲甿脫以其兩家事無所與而外祖
父母既有子府君自壯及老靡不悉力承事之無所
委其於本宗殆過於居家承重者矣邇年大母之喪
獨令孤一人治之諸從父兄弟或有力可分府君念
不及焉家薄而於人有施與之恩雖至空乏無悔也

爲縣督賦官所與造輙承迎將順不爲後日慮以是
逋負積歲不能償亦以此坐累其鍾愛孤者天性也
雖妾媵讒搆之終不爲所惑雅慕讀書之勝孤甫齠
齔期以遠大聞四方賢師友必捐重糈遣與之游惜
孤不肖以嘉靖丁酉登南畿薦書坐書中對策失旨
報罷後三年始試禮部又屢不第未及少伸祿養而
卒可痛也已孤二弟有終病狂三弟有孚俱庶出庶
母朱氏卒後又納蔡氏生四弟有常母子相繼先卒
孫男三孫女五府君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四
卜明年某月日葬於新塋在祖居西南隅相去可百

步其東大洋海也又曰孤不肖辱與夫子遊最久奚忍而不賜之銘按有成當試進士異日貤封太史撰制詞宜徵家狀不誣銘曰

豐爲旅蠱有子營營者圯施施者起天道茫茫不可取惟君廓落以遺後人祉

朱尚啓墓誌銘

君諱鑰字尚啓吳郡嘉定人其先居新華爲元海漕萬戶府官後徙藤橋以貲爲任俠　國初網豪家遂破散四世至君曾大父諱伯和受室於吳越武肅王之裔孫居卞谿者其舅錢翁調浙省掾不赴爲人倜

儻工書能歌詩飲酒數石不亂翁無子以二甥紹其家朱氏鄉於文學自錢翁始也大父諱復元爲翁仲甥亦能詩工書喜論說古今有外父風父諱坤以明經試有司御史司馬聖好少以故不選君早學又不竟及君之子世祥始受易於余知名學官蓋自錢翁與儒至數世世祥而成且將顯矣君竟不逮祿養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七新華藤橋下谿皆嘉定之鄙自藤橋十里所至紀王廟在吳松江上益近海君所居平生不至城市獨知紀王廟而已自此西不問何地雖閭井閭召會亦不往其誠樸出於自

然株守遺業不益尺寸補葺舊廬僅蔽風雨蔬食水飲甘之終身世祥述其父行以爲無一事可紀而非世人之所可及殆海上之逸民也君娶龐氏子男四人孫男女四人以嘉靖某年月日葬某原銘曰

勾吳東境土中垂盡紀公稱王廟食於江際天波濤岸海如壕於此中居飲食以遨扣關遊壁爲利滔滔負石沈河爲道亦澆吁嗟乎君古之淳民既考以終藏於茲墳

魏文甫墓誌銘

魏之先本李氏居長洲之葑谿後徙莊渠有鞠於其

嫁母者從其夫姓故爲魏氏君諱燦字文甫祖玉山訓導生子湘居吳涇湘生廷樟實君之考徙陽城湖皆長洲太常寺卿恭簡公君族父也君少有志量方齠齔即任家事嘗客遊江淮得危疾遂不復出其治生勤苦方壯而髮已白長洲東皆水滙陽城湖湖壤合沓邨墟聚落在煙波莽蕩之間君頗用以力田自給倭奴入吳地四掠所在居民盡逸君獨椎牛饗衆戒其衆無走賊至糾網船百數去來湖波中鼓枻迎戰以魚杈鏦之倭人跪船上乞死盡殺無遺至今湖中鬼常夜哭漁人輙曰我陽城湖人也皆寂無聲

時賦調日増念無能支者乃於湖爲圍田欲以與其利湖水蕩薄輒壞之君雞鳴戒往風日如燒不肯自休田遂成其勇於任事多類此總里賦不於概量多取民葬其族不葬者養其子而又爲其孫婚娶勝寡婦貧且老歲遺之粟過其門必禮焉人尤以爲賢恭簡公聚族崑山之眞義君別起於湖相望數里云而李氏猶有居莊渠者恭簡公沒從子弟頗從李姓而君猶爲魏氏嘉靖某年月日卒得年四十有九子男二人坦娶趙氏通判磬孫女在娶蔣氏孫二人文欽文明文欽聘徐氏翰林院修撰時行女以某年月

日葬婁門外北原上余魏氏壻也坦來乞銘銘曰

維李爲魏厥世以久莊渠故居李姓多有恭簡族食

魏李爲一迄至於今或因或易君起於湖旣菑旣畬

而年不多湖水瀰瀰君其已矣其在孫子

嚴允修墓誌銘

余爲兒時世父家居教授吾先君時相絫講論諸門人間二父退自抱余出其來撫余頂嬉笑允修時在列故余幼而識之後年長於道望見君必趨揖於君特依依以幼而識之故也然余與君皆少出雖同縣平生不常相見君旣沒其子約因余季父乞銘蓋益

悲吾少時也遂因約語爲銘曰

崑山古縣婁江洑隍水南出溢溢瀆有儒先生玆聚
族厥名曰威世耕讀字以允修父諱伏趙妣弱喪離
育鞠繼攜他孤致譏榢悲辛跪拜貢旨蓄蓽門半折
棲左屋祖世不守自殲剝勉承考志力還復永傷殮
含殯所宿終虛不居委同祿濟濟黌宮賢俊轂維此
良人何蹐跼敎廸爾後有故牘兒孫鼎鼎名玉轂故
人高貴稍蕭斛不以攀援希潦漉憶吾世父訓家塾
君日呻吟共礱琢當時愉愉道綿邈世路傾移受磽
确車上之儕日呼樂豈復追維求舊學獨君一　似往

時額粥粥常如少年璞商横漮灘歲終月日在甲子
紿始哭六十有二非天促尚章之春卜藏協于爲銘
章勒玄谷悠悠千載横塘曲長有精光射天渥

龔深甫墓誌銘

君諱沖字深甫祖諱縉承事郎父諱井以側趍選部
未調而卒君年十四爲馮太守君美館甥從馮公之
京師以其父喪歸葬於海虞海虞君之母家在焉母
錢孺人初攜幼孤依其家以居故君兄澍及弟漢皆
在海虞馮公初守薊州君又隨之官後遷杭州又十
年遷登州君皆從馮公愛之逾其子比解官君始幽

居迎養其母往來海虞與其兄弟爲懽春秋上冢徧盡哀誠護視松楸尤謹兄及弟死君營其葬祔於海虞之墓墓在讓塘其兄弟所居曰陳墩龔氏之在海虞者始此君雅好讀書兼通醫學爲人質直善剸斷而不苟取予有田數十頃縣有大役君必爲首衣廉食糲以至終身龔氏其先汴人宋殿中侍御史猗從駕南渡行至吳遇異人語之曰自此以東枯木復生之處此汝家也及崑山之畯儀郵見銀杏枯莖谿水上取以種之而生遂居焉其後龔氏盛而此木已大百圍矣殿中七世遷馴馬涇洪武中登爲兵科都給

事中被謫死其子大章不仕有王襃之節門人私謚
曰安節先生而贈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賢生三子
珩理琚珩即君之曾祖也理山東左布政使其後登
科仕宦者不絕故龔氏號爲衣冠之族然至今稍稍
分散而駟馬之居不復存矣君於式微之日獨自奮
以亢其宗人以是稱之卒於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十
二日享年七十有二配馮氏子男三人文杞朱氏出
娶戴氏文梓俞氏出娶朱氏皆縣學生文櫃與文杞
同出出爲漢後娶錢氏女四人長適梁弁次適晉如
圭次適顧允協次適秦伯宏孫男三人長焯聘王氏

次燦次煜孫女三人長字徐惟闓次未字次字張安壽四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葬於馬鞍山之麓合馮孺人之兆銘曰

龔自大梁聿來東鄉神人告語枯梓發祥子孫繩繩厥世日恢昔者枯梓繫之百圍黄門遘害安節不官顯顯岳伯則莫敢訕唯君之曾岳伯同母近世而微離析草莽君既善樹爲庚而長詩書之澤復衍而長玉山之藏惟余爲銘旣固旣安其保千齡

沈才備墓誌銘

余屛居安亭江上殆十五年其里之著姓沈氏其長

老者皆亡矣東園翁之家最大翁吾妻外王父也故余與其存者皆有兄弟之親其少者則從學於余南安太守才美東園之孫又與余同舉於鄉相好也才美之群從弟才備同産兄弟六人而才備於其間號爲清狂不惠未嘗問生産頗取其妻張孺人以給孺人父家橫瀝數數周之才備用之輙盡不能有宿儲初其父分諸昆弟獨少與才備又遺以官負至避事它所嘗困不能自振然與張孺人教子勤甚所遺子大有從學更數師禮遺備至最後從余以余之數奇世爲訾笑以爲屠龍之技無所用其巧故從遊者往

徃悔其業弃去名它師而大有周旋數年不舍而君之於其子如農夫之種望其必獲也噫以彼其志俾其子逢時一旦與世馳騖而掇取其光榮則世不復以君爲清狂不惠人矣惜大有不幸厄於時而君夫婦相繼以逝不及見其子之所至此其可痛也君之卒以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時倭夺自東海踰黃浦殘安亭之境君所居燬於兵亡逃幾不免壽暴病以死得年五十有六考諱炳祖諱梗東園翁諱杞昆弟也子男三人大有大成大夏女一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大有泣曰吾父廼於寇難葬事不具舅氏司賓丞

梓實嘗之吾生無以為養先母之葬予惠賜之銘先
墓在永安鄉令舅氏前葬吾母吳塘將啓而同穴而
銘不及吾父大有之不孝無以自贖也予哀之銘曰
巍炎炎以馳與其無所求食而恬取之廉藏乃安

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蓋出唐之末裔永寧仕南唐為寧國判
官宋景德中始為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生雄縣知
縣蘆蘆生慶慶生祉鼎祉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
而歸歙久之不至母抱子織紝以生比父還君已生
八年矣因攜至歙教以書史而父尋歿丘嫂疾之君

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南翔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湖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爲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於禮部而諸子皆游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於外而爲他縣人者蓋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爲人有恩愛雖南翔人亦惟恐其不留也里中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女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爲之分以贍之兄子某少時出君丘嫂子也初朝廷

興大工臨淸有營部廠君在臨淸輸財以助磚戳援成山衛指揮使已而歎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娶程氏子汝節汝箕側室子汝簡汝筠汝笠孫男先芳聯芳傳芳先墓在歙鱓魚堨今墓在嘉定第二塘之原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初八日葬汝節子敎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余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令爲庶士惟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義輸之職恩賁天臨不衣其襚東海洋洋新宮永閟千里黃山英魂所歧考德列銘以著攸始

雲章按此篇已見刻本而後段敘子孫及卒葬特

詳疑後人所刪故仍存此本此長衡先生祖也考

其名字不見篇中亦抄錄者失之

唐理卿壽藏銘

唐氏世居蘇州之崑山理卿父欽祖欽祖之父曰棣

棣父曰宗饒州樂平縣知縣宗之上曰士崇曰道昌

道昌理卿七世祖也樂平爲縣有治績嘗爲民欲減

升斗之稅千數專取大猾以發姧擿伏爲能奸民由

是憾之聚鄗其執之歸於京師事下御史臺而巡按

江南御史與兩司交章論其枉詔窮治奸黨瘐死者

百十八人謫徙邊四十五人命樂平知縣還故官未之任而卒然當時稱樂平爲能吏云理卿少習進士業不達中年病失明邑中賢豪皆樂與之遊理卿好計策有義俠之風士大夫相過往飲酒博弈無虛日亡友李中丞盧職方皆其所厚善者也職方死無後有老母孤女人利其貲速傾圮其家理卿言不行人多其直理卿雖病廢能自經紀好賙恤孤貧葬其族姻之無歸者至十數喪已又自營宅兆於其嘉靖四十二年月日竁而封之以俟時理卿年未六十於是可謂達矣銘曰

旅於此百年而已歸於斯千載之後陵谷無從

墓表

吳秀父先生墓表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秀父一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以下俱同前刻吳純甫行狀）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於其葬也復以其詞勒於墓門之石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畧其志意可考而知焉

雲章按此文本以行狀改墓表篇末所云於其葬也復以其詞勒於墓門之石此二句必後來增入其他更不點竄以其體裁可通也今刻本但從其

初作吳純交行狀後來改成墓表沒其實矣愚意竊從其後爲先生所裁定而初時曾以此作行狀當標註明白以示後人今觀元恭凡例以其大略相同遂存彼而廢此不能無遺憾故復補見於此

行狀

龔民望行狀

按中吳紀聞有遇仙翁者汴人也姓龔名猗宋殿中侍御史建炎間扈從高宗南渡行至吳遇異人教以枯木復生之處此汝家也及崑之畯儀鄉果得銀杏枯壁種之復生遂卜居焉考其家乘民望爲十六世

孫矣高祖賢以仲子理貴累贈工部都水司郎中曾
祖珩祖縉世稱長者父并輸委西燕京久之傾囊不
能返民望年甫十四扶伏入省二載父病卒白手扶
櫬歸葬海虞海虞民望母家在焉因依其家以居時
屬歲祲家事旁午賦役煩重遂廢舉子業悉力彌補
無旁落之患母錢孺人提諸孤哀號成疾善解慰之
凡百當其意故孺人安而長年民望死能使垂白哭
之哀也祖母沈孺人在時痛先人不能養汲汲以身
承之先人遺一妾喜得所依終身無逸志女兄弟二
人處室及笄勉結裝以嫁皆欣欣不自知其爲孤女

也尤得外祖母錢氏心老於家不忍去多子奩貲爲錢宗無賴者所併遂義讓無難色待諸弟曲有恩禮白首無片言雖其家日豐而已居廉約了不爲意蓋其孝友狷介出於天性如此平生與人不競遇臧獲無疾遽容故聞其喪鄉黨宗族罔不隕涕者性好讀書早年不稱其志旣而稍稍刊落俗務一意於淸遠閒澹之中靜處一室披籍不停手每有所得輒飲酒酣唱如是者三十餘年將以自老此外不復知有所事也其生於弘治壬子四月初六日卒於嘉靖癸丑閏三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娶錢氏鹿園鉅族子

男二文奎娶褚氏文檜娶錢氏爲從兄濂後文楷同
母弟漢後文枝民望　季子也女一適繆可權孫男
四人民望諱澍字民望厥子若姪卜嘉靖甲寅二月
二十六日安厝於海虞讓塘祖塋之昭位先期乞狀
於余余爲述其生平懿行以俟名筆采錄焉

嘉定後學呂王輔校